

商務小叢
湖海飄零記



上海進步書局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分售處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溫州 長沙 福州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中華書局

進步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文海書局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棋盤街 棋盤街 棋盤街 棋盤街
拋球場 拋球場 拋球場 拋球場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錢塘蔣景緘

小圖說務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八大國恥

國

國民注意

恥

無錫

鑑

孫鑫源著

洋裝一冊厚價洋六角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狂咸引
 爲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章損滅國
 威喪失權利又豈僅一中日條約也哉本書卽緣歷
 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國選錄分類爲八曰割
 地曰藩屬喪失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利損
 失曰租借地曰賠款曰劃定勢力範圍編末殿以辛
 丑和約近日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
 說逐條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
 者手此一編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與夫近者日本
 提出要求之由不啻運諸掌上如數螺紋噫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乎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商務小

湖海飄零

此書於商界道德頗有關係
店主之厚待夥友與夥友之
報答主均屬竭誠盡力而
其中孝子義僕烈婦貞妻各
行其心之所安靡不始困終
亨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通
體以白話出之正如白香山
詩老嫗都解

商務
小說

湖海飄零記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溯源頭高談商戰畧 | 悲歧路巧遇賞音家 |
| 第二回 | 撒手蓮池慈闈物故 | 相逢草澤豪客宵行 |
| 第三回 | 訪故居華屋感荆榛 | 結新知苔岑聯氣味 |
| 第四回 | 瘞孤雛地洩朱提 | 論籛室樽傾白墮 |
| 第五回 | 吃虛驚愁遇撮合山 | 庇廣廈欣依東道主 |
| 第六回 | 訪慈闈孝子辭家 | 逢狹路蒼頭遇主 |
| 第七回 | 施詭計潛行離間策 | 聞蜚語痛倒女貞花 |
| 第八回 | 破疑團金閨回雁帛 | 運米糧白下歷鷗程 |
| 第九回 | 小人態店主說閑情 | 大海萍尼菴逢阿母 |
| 第十回 | 催宿逋巧遇廣長舌 | 焚絮襖喜獲葉子金 |

湖海飄零記 目錄

二

第十一回 還桑梓喜氣溢庭闈 新輪奐猜疑生道路

第十二回 振式微功歸守藏 結全書誼重分金

商務小說
湖海飄零記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回 溯源頭高談商戰畧 悲歧路巧遇賞音家

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咳！士農工商這個階級的名詞可把我們偌大的中國影響中於人心坑陷得積成貧弱變成數千年的板板鐵案製造出兩種名詞向好一邊說是叫做亞洲的文學國向壞一邊說便是什麼支那哪病夫國哪老大帝國哪一般尖酸刻薄的話令人好生難受誰知却總是賤視商人不講工藝空談禮樂死抱詩書的道理呢在下剛寫到這裏驀然來了一位老先生劈空的在我背後就如起先寫顏字試腕力的法子一般把我著書的筆向上一提我的筆立時離了紙凌空而起掉過臉來一看只見那位老先生身穿一件灰色洋布長衫下穿一雙二藍大呢套褲套褲脚管上繫着琵琶頭的自來帶下着一雙長頭雙樑厚底寬幫的

老人鞋面上戴了一副黃銅邊既黃且大的老花眼鏡。口上却狠時髦。竟用一隻竹製紙烟嘴。套着一枝鼓牌香烟。那烟氣氤氳。和那烟灰飄灑。竟似他老先生到來的。一通報告。原來這位老先生。姓梅字敬謂。是在下的緊壁芳鄰。靠着訓蒙度日。年紀五十開外。滿腔子詩云子曰。滿面上道高德重。請問他老先生可能聽得在下那些不入耳之談呢。當下在下還不知就裏。便問他何故掣我筆管。敬謂却正正經經答道。景緘你足下近來幾時吃了洋教。要把我輩讀書人一概抹倒。反把販夫市儈抬尊起來。亘古以來。可有這個道理麼。在下道先生凡事未可一概而論。在下講的是從先我們中國不肯重商。因此吃商務飯的也就不肯自重。那些肩挑貿易小本營生的。既然算不得商人。自然不望人重視。便是做了開店的老板。合夥的股東。若到交際士人聯絡政界的時候。不是說他市井之徒。便是斥爲白衣之輩。倘然捐得了虛銜。博得了翎頂。又說他是金錢用事。并非文章經濟換來的。雖然煊赫一時。旁人心中總存着藐視。背後總有點譏彈。那怕你陶朱的散財產。卜式的輸助軍需。猶

且指爲不得志之這種人的所爲非人情之難測總而言之全是賤視商人的習慣罷了。天下事既種下這種因自然便發生這種果。商人曉得資格不穀便也就不從道德一邊着想任意的良莠雜進簡陋相沿怎樣叫做進步怎樣叫做競爭可都不甚留意。所以一到海禁大開船舶麇集以我之短當人之長以我之懈當人之銳以我之蹈常習故當人之着着改良那有倖免的道理。雖然現在商智漸開商務漸盛朝廷也熱心提倡社會也加意歡迎迥非從前賤商的時代可比。但是世俗遺傳的根性太深究竟覺商界中人似乎活潑的多誠篤的少終有點叫人覺得不甚可靠在下因想我國商家倘能以活潑的手腕爲進戰之基以誠篤的性質爲保守之本果真商界而有士君子之行自然就資格日高了。先生你試看大凡市面上入店學徒的大都全是資質魯鈍讀書不成否則或是家道貧苦無力就學因而送出來學生意替人裝烟倒茶擲尿壺下門扇養成種種的奴隸性質一旦滿了師升做同事一旦趲了錢變成東家自從了進山門到鬚眉皓白所聽的無非錐刀細事所見的

無。非。生。意。經。絡。縱。然。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材。也。真。是。鳳。毛。麟。角。了。所。以。在。下。感。於。商。業。不。甚。發。達。就。歸。咎。到。商。界。知。識。太。短。想。到。商。界。知。識。太。短。就。歸。咎。到。商。材。製。造。不。良。說。到。商。材。製。造。不。良。可。不。是。看。得。士。太。重。商。太。輕。的。緣。故。所。釀。麼。咳。先。生。在。下。也。是。個。士。人。爲。甚。麼。偏。要。反。對。尊。士。賤。商。的。習。俗。無。如。目。今。商。業。係。國。家。命。脈。所。在。影。響。所。及。甚。大。這。商。務。的。人。材。可。也。關。係。非。小。倘。若。根。本。上。沒。有。學。力。東。家。不。知。道。體。恤。同。事。同。事。不。曉。得。愛。顧。東。家。不。要。說。與。外。人。爭。勝。恐。怕。就。連。要。保。住。現。在。的。資。本。也。就。狠。難。的。了。卽。如。眼。前。漢。口。的。三。怡。揚。州。的。大。亨。貞。豈。非。都。是。吃。了。同。事。的。苦。弄。得。落。花。流。水。麼。在。下。說。到。這。裏。梅。先。生。氣。也。略。平。手。上。的。紙。烟。也。完。快。在。下。另。外。替。他。裝。上。一。枝。派。律。脫。香。煙。那。時。先。生。已。經。坐。下。連。呼。了。兩。三。口。烟。便。要。在。下。往。下。再。說。在。下。便。接。着。說。道。太。凡。店。東。之。與。同。事。本。是。同。舟。共。濟。同。事。貪。着。東。家。的。薪。資。東。家。仰。仗。着。同。事。幹。力。倘。是。同。心。合。意。痛。癢。相。關。可。不。是。件。好。事。無。如。做。東。家。的。只。知。惜。着。經。濟。并。不。問。同。事。靠。這。點。薪。水。要。去。養。家。活。口。怎。麼。敷。度。同。事。只。知。顧。着。自。

己并不問東家耗了多少血本。只管虧折飛灑。必致倒閉。就這點賓東隔膜。倒也狠爲商業上一種障礙呢。如今所說的一段故事。却是商務中一段美談。實業裏最好的榜樣。只看那窮途巨眼。能開寒士之顏。感恩酬知。不負同袍之託。寸心千里。謗書之三篋。無傷廣廈。頻年內顧之千愁。盡洗雙美二難同心。共卜聞者艷羨。見者驚奇。實是近代東家同事中不可多得的好歷史呢。梅先生在下這話。並非出於無稽。說來也還動聽。這書做出來後。若被我那商業中同胞看見。或者做東家的要學甄存仁。做同事要學石長厚。共成爲實業中可愛可敬的人物。也未可知。在下凡有過於激烈的話。也是因爲希望太熱。衝口而出。要求你老先生不要因辭害意罷。話休絮煩。如今却要歸到我書中正傳。且說我們杭州西湖名勝甲於天下。土產的絲茶綢緞通行各省。商業中也大大佔個位置。自從粵匪擾亂。蹂躪東南。杭州偌大個繁盛之區。也就變成荒涼之境。就中有多少貧兒忽成富室。便有多少上戶變作寒門。真箇是滄海桑田。盛衰無定。城郭猶是人民。已非舉目河山。傷心風物。任是你心肝叔。

寶木石。吳兒也要攬點懷舊之幽情。掉點傷時的眼淚呢。單說那時正當八月十五。城裏吳山的頂上。正當三更時分。居然還有了老者攜着一個短童。一步一步的。循那陰森的野。來登絕巘。老者面容慈善。衣履樸而不華。頰上一握豐髯。已經花白。順着日光望去。大約年歲總在知命以外了。老者一邊走着。一邊向短童說道。阿誠。方纔一種哭聲。不是你和我一同聽見的麼。我還說這哭聲。就在城隍廟左近。雖然聲音幽咽。却是個男子。不是個婦人。你不是還回報我說是的麼。怎樣繞上山來。連個人影子都看不見。難道那人哭到傷心極處。早望着西湖口那邊跳下去麼。阿誠本是這老者的家生子。名雖主僕。但這老者御下極寬。從不加以辭色。所以阿誠也毫無忌諱。便憨憨的答道。老爺。這時夜深露重。你老人家不要着了涼。倒不是件兒戲的事。便是我也實在疲乏得狠。這着邪的眼烏珠。生生的要和眼皮親近。不如還是回去。不要又管別家閒事罷。老者道。這時月到中天。你看四望。無雲絕好。琉璃世界。便是在此。略略賞這月色。也是好的。何必急急的回去呢。老者口中說着。阿誠低着

頭。似乎狠不贊成。又要說些什麼。這時老者忽然把耳朵一側。指着前邊一株樹林道。可不是麼。哭聲正在這林內。我們何不趕上前去一看。阿誠素來聽見人說過。半年前兵荒的時候。這裏殺的人很多。杭州人普通的性質。是好佛心思。所以錫箔鏤錠。也是杭州的土產。何況那時人民的程度。又迥不如現在呢。這短童想到恐怕林間有鬼。不覺汗孔內毛管根根都豎起來。停着脚步。不敢向前走去。老者見他如此光景。不覺詫異道。你爲何忽然不走了。阿誠你曉得大凡人生世上。見義須要勇爲。不可存心退縮。你雖然年齡未及成人。膽氣須要預先練足。日後纔好幹事呢。老者雖然如此說。阿誠依舊一步懶似一步。巴不得永遠走不到林子那邊去。然而他雖慢慢吞吞。不多一刻。已經離林子不及一碼多路。那哭聲便也愈加真切。瞥見月影中有一個人影一閃。似乎要轉出林子外的樣子。這林子的外邊。就是老者所說的西湖口。老者驀然看見此人。轉到這條路上去。想一定是要行那辭謝人間的主義了。見死不救。於心何忍。老者立刻拋了這短童。搶步上前。覷定那人的後影。捨命趕

上。不多數武。被這老者追上了。把他一把抱住。倒把那人唬了一跳。連連問道。這！這是爲什麼。說着掉過頭一看。見是個鬚髮斑白的長者。不覺歎口氣道。你老人請去了手。在下在此玩月。爲何與在下作耍呢。老者那裏肯聽他這些話。只管仍舊抱住不放。正是。

世事滔滔變態多。居然覩面隔山河。願從星宿源頭探。太古心田付揣摩。
一度紅羊小劫經。兩行痛淚怨飄零。團圓月子淒涼地。憔悴吳山不忍青。

第二回 撒手蓮池慈闈物故 相逢草澤豪客宵行

天下最難得者。知己人間不可少者。友生古人一飯酬恩。千金投瀨。旁觀看去。似乎激於意氣。當局行爲。實係出以自然。其中並沒有別的道理。只不過是窮途中之爲恩爲怨。最使得人不能忘却罷了。如今我先把老者所遇的那人身世。略略叙出。好教讀我書的諸君。曉得來踪去迹。好在那人已經被老者拉住。不會再向西湖嘴跳下的。讀者儘可不必爲這人擔憂。聽我從源頭說起。方纔有個眉目。那人姓石名心。

仁字長厚。祖籍甯波鄞縣人氏。先代在省城裏開一家恒大衣莊。每年倒有幾萬的進出。長厚父親已經亡故。只餘孀母巫氏。將他教養成人。到了十六歲上。便已替他娶了一房家小。這女家宓姓。是大井巷宓大昌烟號的。彼此都是商業中人。宓氏生得也還端莊流利。相夫事姑。曲盡婦道。衣莊裏生意。又是暢旺。長厚仰事俯畜。綽有餘裕。享着家庭之樂。倒也安安逸逸。毫無憂慮。過了幾個年頭。正是咸豐十年的時候。那時粵匪洪秀全。佔據金陵。分遣死黨。擾亂蘇浙。本月三月間。蘇州已經陷於賊手。這時杭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居人一夕數驚。都說捻匪將來。大家總宜遷地爲良的好。長厚在外聽得消息不好。赶回來匆匆的奉告母親。請他老人權且往留下躲避。原來留下那裏。長厚的父親在日。置備下山田數百畝。派個莊頭程實管着。就在留下。造了莊房十餘間。若是在那裏避亂。是再好沒有的了。巫氏太太。爲人向例持重。外邊雖然緊急。他却一絲不亂。便說道。仁兒。你且不必害怕。我們杭州人素來是喜歡談白天的。作興捻匪一點動靜沒有。那些閒着無事的匪人。造點謠言。好讓

富家大室驚慌。以便乘機擄掠。所以亂世的辰光。往往有些遇事張皇的。預先擾亂。可憐遇着不幸。輕則資財被奪。重則性命胥捐。豈不是吃了輕舉忘動的苦呢。但是爲人固然不可粗浮。却也宜於有備無患。我看你與媳婦。可以整理整理細軟什物。好在我家後門就通着菜市橋。可以知照程實。叫他預備一隻小船。停在後門岸側。遇有危急。不至手足無措。只要你們安然無恙。那我也就放心的了。長厚聽得母親口風。似乎是不肯同去。便放出一種孺子聲音道。孩兒們如要避亂。母親是務必同去的呢。巫氏太太笑了一笑道。那個自然。何消你們多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也是個人類呢。長厚尙疑母親說的全是實話。自去知會程實。預備小船。宓氏也替婆婆將些金珠珍寶。搜羅了十分五六級。在行綿襖裏。自己和丈夫的貼身衣服。也是照樣辦法。長厚自在外邊探聽確實消息。這些事一概都交與宓氏經理。並不十分清晰。又過了幾日。外間傳說寇氛愈惡。已經到了塘棲鎮上。滿城裏街談巷議。無非都是說的稔匪警耗。這時候全城鼎沸。街市震驚。羽檄橫飛。軍書旁午。城內流星報。

馬不斷頭的來往城內。不。到。了。夜。即。行。關。閉。活。畫。出。亂。離。景。象。滿。街。居。民。紛。紛。遷。徙。杭。州。府。雖。然。派。出。兩。縣。挨。戶。勸。諭。無。奈。勸。如。未。勸。仍。照。常。的。驚。慌。這。時。石。氏。家。中。也。極。忙。亂。長。厚。得。了。信。先。往。店。裏。查。看。那。些。同。事。已。經。走。的。走。逃。的。逃。店。堂。裏。邊。連。鬼。都。捉。不。出。一。個。檢。點。檢。點。存。貨。都。已。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存。的。銀。錢。格。外。是。不。知。去。向。長。厚。又。氣。又。恨。也。無。處。查。問。隨。即。返。到。家。中。稟。告。巫。氏。道。母。親。一。外。邊。大。局。確。是。不。好。不。日。稔。匪。就。要。來。攻。城。我。們。須。要。速。速。打。算。走。路。纔。是。巫。氏。從。容。答。道。教。我。往。那。裏。去。哩。這。裏。房。屋。是。你。祖。父。遺。下。來。的。一。草。一。木。皆。用。盡。心。力。換。來。你。教。我。眼。睜。的。丟。與。亂。匪。我。豈。非。負。了。你。祖。父。的。遺。囑。麼。長。厚。道。時。勢。如。此。留。戀。也。是。無。益。難道。這。點。財。產。母。親。竟。要。以。身。相。殉。嗎。巫。氏。凝。一。凝。神。便。問。道。你。與。媳。婦。到。此。時。不。走。還。有。何。說。長。厚。道。母。親。不。行。兒。媳。們。是。不。忍。獨。去。的。巫。氏。聽。了。接。着。說。道。既。然。如。此。你。且。在。此。等。着。我。到。後。邊。去。收。拾。收。拾。便。來。說。着。忙。忙。的。入。內。而。去。長。厚。等。了。兩。句。多。鐘。不。見。出。來。心。知。有。異。即。忙。趕。到。房。裏。一。看。竟。無。母。親。踪。跡。而。桌。上。硯。匣。下。壓。着。